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主 编 马建光

副主编 徐能武

国际安全 评论

(第一辑)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No.1)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主 编 马建光

副主编 徐能武

国际安全评论

第一辑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No.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安全评论. 第1辑/马建光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097-5561-7

I. ①国… II. ①马… III. ①国家安全-世界-文集
IV. ①D81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1878号

国际安全评论 (第一辑)

主 编 / 马建光

副 主 编 / 徐能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张金勇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王海荣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张金勇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3.75

版 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字 数 / 392千字

印 次 /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61-7

定 价 / 7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安全评论》编委会

主任委员 王建伟

副主任委员 李 宁

委	员	张运炬	曾华锋	夏志和	梁晓波
		曾 立	龙方成	李 东	马建光
		徐能武			

世界视野 时代使命（总序）

安全问题对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都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生长，我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也日益深化复杂。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孕育的客观安全环境要求共和国军人以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去审视与借鉴世界各国在应对安全问题上的诸多做法，思考与探索如何更好地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周边与地区安全态势。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作为国防科技发展的排头兵，自 1953 年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创校起，就十分重视国际问题研究与形势政策教育，将之作为学校思想政治建设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哈军工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辉煌历程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有了相当的积累，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以军队、国家科研项目为依托，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形成了一支学术水平较高、整体实力雄厚、学缘关系广泛、结构层次合理、外语能力突出，兼通科技、人文和军事的国际问题研究团队，其中，多人曾在我国驻外使馆工作，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多国联合军演等涉外军事活动，具有丰富的军事外交经验及广阔的国际视野。

六十年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主要聚焦于科学技术视野下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战略思考。在过去二十年里，围绕安全问题这一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所展开的研究与探索，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其沿着横向与纵向的双重拓展。从横向上看，从国家安全到国际安全问题，研

究领域进一步扩展。人们在思考“何为安全”时，逐渐从狭隘的军事所指，扩展到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健康等多个领域在内的综合安全理念。

从国家安全到国际安全研究的转型不仅是主观意识变迁的产物，也是客观条件推动的结果。我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这种客观动力的重要源泉。一方面，技术变革使得军事与民用的界线日益模糊，从而促使安全的内涵向其他领域扩散。当前，科技的军民融合式发展已成为基本态势，某一特定的技术实体往往具有多重意义和影响，辐射出不同的安全需求。例如，核技术的民用化与普及化，便使传统的军事安全考量与能源、经济、环境等新的安全需求交织在一起。通过与其他类似的技术发展轨迹交叉互动，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逐渐凸显为兼具关联性与独立性的国际安全新议题。与此同时，技术发展本身也常常孕育着新的安全范畴。人类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以及在数字空间的创造性活动，衍生出空间安全与网络安全的特殊命题。从这些角度来看，科技发展与国际安全研究的横向拓展显然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从国家安全到国际安全研究的纵向延伸也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和社群等非国家行为体得以近距离接触甚至登临国际政治舞台，表达自身诉求，并产生独特的政治后果。这种技术引发的纵向权力结构变化，导致对国际安全的关注不再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而是深入到不同的社会和个体层面。技术的社会化、个体化趋势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这在网络安全领域尤为突出——任何对网络安全的深入探讨都不可避免地勾勒出一幅从国家到个人、从团体到企业的多主体画面。

科学技术与国际安全互动关系的复杂程度，显然远远超出了上文寥寥数笔描绘的那些片段。然而，现有的研究却很少能够揭开这种互动关系的真实面纱。科学技术究竟是国际安全（乃至国际政治）的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科技发展与国际安全演化的两种进程是否相互影响？技术能否成为解决安全问题的终极手段？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则国际安全研究尚不能言已达峰巅。基于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在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历程中，始终有意识地以科技发展为导向，以战略思维为指引，以理论创新为手段，积极探寻国际安全的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把握着这一

主线，我们在外空安全、军备控制、大国关系、网络政治等诸多领域不断思考，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研究视角和旨趣。《国际安全评论》（第一辑），既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苦心孤诣的“汗中之盐”，也是这一领域专家学者们献给学校六十华诞的赤诚礼物。但我们自觉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时间尚短，踏下的脚印不深，且前方的路途仍然迷雾重重。因此，我们将陆续出版《国际安全评论》系列论文集，主要的目的是搭建一个交流与探讨的平台，汇聚不同的智慧与声音，在方兴未艾的国际安全研究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实现强军梦强国梦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将始终以强军目标为统领，着眼新形势下我军建设的新要求，放眼世界发展大势，关注国家安全环境与国防需求的生成关系，遵循“入主流、有特色、创品牌”的建设要求，胸怀祖国、意气风发、立足时代前沿，为促进加快建设具有我军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是为序。

王建伟
二〇一四年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专题 国际安全战略

美国意识形态渗透战略：历史沿革与当代发展

..... 曾华锋 石海明 / 3

美国介入台海事务的动因分析..... 杜雁芸 / 22

从“无核世界”到“全球网络”

——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及根源..... 刘杨钺 / 28

浅析美国 2012 年版国防战略指南

..... 张 明 黄成军 汪长传 / 38

从俄罗斯军事学说新特点看其军事战略新趋势

——解读新版《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

..... 马建光 张 明 / 46

“新面貌”军改重启争端..... 徐一天 马建光 / 58

俄罗斯远东军事战略新变化..... 马建光 张 明 / 64

日本防卫政策转型透析及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解析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 张 明 黄成军 / 79

第二专题 军事技术与军备控制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合作

..... 张 超 马建光 / 91

俄罗斯谋求航天复兴的战略考量	张 超 马建光 / 109
论军民融合式外空军控和平红利的生成机制	徐能武 / 120
“海上钢铁巨兽”驶向何方	石海明 贾珍珍 曾华锋 / 129
从“对手”到“盟友”：英美核关系的演变（1941~1962）	杨华文 / 133
论无核世界建构的现实可能性	徐能武 / 145
试论新世纪国际军控的困境与出路	杨华文 / 158

第三专题 新战略空间与国际安全

空天防御：普京版强军计划的耀眼亮点	徐一天 / 173
论国际安全机制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徐能武 / 180
网络舆论战：现代战争的重要战略方向	梁 卫 / 187
军事科技传播：视像、认知与战争	石海明 曾华锋 / 194
全球网络治理机制：演变、冲突与前景	刘杨钺 / 202
美国世纪的终结？ ——技术优势与美国霸权合法性	刘杨钺 / 214
论外层空间军备控制权力建构的实质	徐能武 / 226
论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法律制度的现实建构	徐能武 / 236
美国战略威慑体系调整对外层空间安全的潜在压力与威胁	徐能武 / 245
21 世纪初美国外空攻防对抗准备论析 ——基于攻防理论的视角	徐能武 / 257

第四专题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当代战略研究的四种流派	刘戟锋 石海明 / 279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	杜雁芸 / 302

国家形象的内涵及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杜雁芸 / 309
现实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大国责任	刘杨钺 / 317
和谐世界理念的新思考	杜雁芸 / 326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读及其应对	杜雁芸 / 336
冷战后世界反全球化思潮与运动兴起的原因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杨华文 / 345
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塑造	杜雁芸 / 354
小国崛起：大国角逐的另一面镜子	石海明 刘戟锋 / 362

第一专题

国际安全战略

美国意识形态渗透战略： 历史沿革与当代发展*

曾华锋 石海明**

【摘要】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中，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有：美国强烈的种族、文化和制度优越感，源于宗教的天命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以及美国在信息传播领域拥有的技术优势。本文追溯了美国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萌芽、兴起、变革及当代发展，对这一历史维度的探索，有助于我们廓清美国全球战略的未来走向以及寻找破解美国霸权体系的密码。

【关键词】意识形态 渗透战略 心理战 信息传播

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是美国对外政策及其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发展源头可以追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领导机构才正式确立，其标志就是“公共信息委员会”这一宣传机构的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又成立了“战时新闻处”，它具体负责美国的对外宣传及心理战相关工作，这也是后来成立的美国新闻署的前身。随后，冷战的全面爆发促使美国

* 本文发表于《战略与风险管理》2013年第9期。

** 曾华锋，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石海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决定建立全面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体系，以便与苏联开展“人心之争”。冷战之后，特别是由于“9·11”事件的发生，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以及随后的执行反恐任务，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不断调整，开始注重利用互联网、社交网络等新兴媒体技术来组织实施。与此同时，诸如“战略传播”“网络外交”及“影响战”等一些新的认知空间作战理论，也日渐受到美国政府及军方的高度关注。

一 早期的美国意识形态渗透战略

美国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的殖民地晚期和美国建国初期由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所主导的外交活动。1757年，在英国，富兰克林充分发掘自己的智慧，运用谈话或发表文章的方式为殖民地塑造良好的形象。“他运用当时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手段为殖民地进行宣传，例如他付给《公民报》1英镑在该报刊登其儿子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还撰写了一系列的图书和小册子来表达宾夕法尼亚人民对英国政府的不满。”^①除此之外，富兰克林还运用政治漫画、公开演讲、隐蔽劝说及其他“黑色宣传”与“灰色宣传”等手段，从事反对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统治的政治宣传活动。与富兰克林类似，另一位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在当年出任驻法大使期间，把自己的办公室当作舆论宣传中心，犹如今日美国新闻署这一意识形态运作机构在全球分布的上百个中心一样，积极传播美国的形象，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1898年，美国以一场战争将西班牙逐出菲律宾，由此，美国正式登上了世界舞台，其对外意识形态扩张的需求也正式开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you will go far）^②，为日后美国的对外意识形态渗透活动确定了基调。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国会宣战一周之后，立即宣布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① 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第40页。

② Nathan Miller, *Theodore Roosevelt, A Life*, Quill William Morrow, New York, 1992, p. 337.

Information)。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商界财阀。委员会主席由记者出身的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担任。克里尔在该委员会下面设置了无线电服务处、外国新闻局和外国影片处。委员会直接服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需要，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政权主导的“制度化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是美国新闻署的先驱，是美国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正式成型的标志。

该委员会的工作目标为：一是通过舆论宣传鼓动美国人民直接参战、生产军火或购买国债；二是通过舆论宣传塑造美国在盟国和中立国的良好形象；三是通过舆论宣传削弱敌对国军民的士气与精神。^① 为了达到这一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目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印制了大量图书与传单，并拍摄了专门的宣传电影。此外，该委员会还在除轴心国以外的所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利用美国海军的无线电装置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广播。对于“公共信息委员会”在战时的表现，克里尔在战后的著述中说道：“与战场上的炮火相并行，美国还发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舆论战，这是为征服人们的心灵而战，为征服人们的信念而战，战线则延伸到了每个家庭、每个国家……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公众舆论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次大战在根本上有别于过去所有的冲突……在国内，我们针对偏见、冷漠和不忠而战；而在国外，我们针对无知、谬误和荒诞而战。”^②

虽然新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刻意避免使用“宣传”（propaganda）这一术语，但是，其试图影响敌对国家社会舆论的目的却是十分明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十分活跃，不仅与美国的作家、剧作家、电影制作商、演说家、广告制片人、出版商等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广为营造一切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舆论，而且对敌人进行了尽其所能的思想攻击。在此期间，“公共信息委员会”依靠美国已经拥有了大规模生产优势，先后印制了大量图书、传单及电影等，散发出版物的总数达到了7500多万份。^③ 此外，“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得到了美国商界的大力支持，

① 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第46页。

② 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The First Telling of the Amazing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That Carried the Gospel of Americanism to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Forgotten Books, 2010, pp. 3-4.

③ 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第47页。

美国出口商的 650 多家分部为该委员会的宣传资料提供了展示场所，一些广告商则提供了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广告版面。^① 后来，当美国真正参战以后，“公共信息委员会”还运用气球投递宣传品到敌军战壕，在炮弹壳内夹带传单投送到敌军部队，以及制造假情报把反德国的舆论传播到其他中立国家。

总之，从 1917 年宣告成立到 1919 年被迫终止，“公共信息委员会”作为美国早期成立的专门从事舆论宣传及心理战的组织机构，在威尔逊总统的直接领导下，充分利用美国的技术、情报及商业优势，通过积极开展活动，为战时的美国赢得了重要的国际舆论支持，在促使德国的最后崩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这些突出表现，也受到了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牛顿·贝克（Newton Baker）和总统威尔逊的高度赞赏。直到最后，当“公共信息委员会”因与美国国会的矛盾逐渐增大而受到广泛质疑时，美国军方及威尔逊总统依然为之努力展开辩护。无奈，随着国会在美国政治体制中权力的日渐扩大，以及“公共信息委员会”与国会的矛盾走向白热化，1919 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先是大大缩减了“公共信息委员会”的运作经费，然后，又在 1919 年 6 月 30 日，国会正式宣布取缔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至此，美国早期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告一段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除美国国务院还继续小规模地通过驻外官员向外国新闻界公布一些时事新闻之外，美国暂停了针对外国政府和公众的大规模舆论宣传活动，转而开始与英国争夺信息传播霸权。众所周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帝国信息传播体系开始受到挑战。具体而言，英国在信息传播领域的统治地位，不仅使英国获得了巨大的军事优势，而且使英国电信企业从相关设备的销售中获取了丰厚的海外商业利润，这也引发了其他国家向英国在国际信息传播系统中的霸权地位进行挑战。美国正是看到了信息传播体系对未来争夺全球霸权的战略价值，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 1919 年，美国政府强迫美国马可尼公司（英国马可尼公司的分公司）将其拥有的信息传播资产专卖给了美国企业集团，从而创造了一个“全美”机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此举的目的主要在于，确保美国不再依赖英国控制的海底电缆，并参与到国际无

① 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第 47 页。

线电领域的竞争中。^① 到 20 世纪时，美国已无可置疑地成为全球信息传播的强国。1932 年，英国广播公司成立。1939 年，美国的五大广播组织——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西屋电气公司、通用电子公司和克罗丝利公司——控制了 38 个使用国际短波频率的电台。

几乎与此同时，除美国、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开始大力扩展无线电信息广播业务。如苏联于 1926 年开始用国际短波广播进行舆论宣传；荷兰于 1927 年开始进行国际广播。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日益猖獗，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同德、意、日在对外广播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德、日各自都建立了大批无线电发射台。^② 各国围绕无线电广播的争夺日益加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认识到，“我们的安全依赖于我们与其他国家说话并赢得他们支持的能力”^③，“图书如同舰船，拥有最坚硬的装甲、最长的巡航半径和最猛烈的火力”^④。因此，在罗斯福任期之内，美国政府先后成立了“新闻协调署”（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精确资料办公室”（Office of Facts and Figures）、美国之音（VOA）、“战时新闻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战略事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署”（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等众多信息传播机构，并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外信息传播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职，全力部署服务于美国战争目标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具体而言，面对纳粹德国的宣传，罗斯福总统先是于 1938 年 5 月设立了“同美洲诸共和国合作部际委员会”（后更名为“科技文化合作部际委员会”），负责对外舆论宣传工作，应对敌对国的舆论宣传挑战。随着战争规

① [美] 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华夏出版社，2000，第 111 页。另注：20 世纪 20 年代初，德国也积极着手建立国际无线电路，希望以此取代那些在战时被英军破坏的电缆，同时也企图摆脱对英国电缆的依赖。如德国在东非、西南非和南太平洋都建立了一些无线电站，并调查了利用无线电建立定期新闻交换服务，以及美国和远东地区之间开展通信服务的可行性。最后，德国开创了用无线电取代越洋邮轮进行越洋信息传播的先河。在 1925 年，此项业务正式展开。

② 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第 50 页。

③ Joseph S. Nye, *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 Routledge, New York, 2004, p. 91.

④ J. Michael Waller ed., *The Public Diplomacy Reader*, The 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 Press, Washington DC, 2007, p. 338.